

# 目錄

## CONTENTS



## 文化焦點 \*傳承與蛻變：香港中醫百年求索\*

- 004 北醫南來：以「羅禎符太醫特藏」為例  
余梓萱
- 012 鄉儒行醫：近代香港的鄉村醫療圖景  
陳宜珊
- 017 疫病與廟醫：戰前香港道醫與基層公共衛生  
林皓賢
- 022 醫館春秋：香港中醫醫院發展史  
范家偉

## 書人書事

- 028 懷念敬愛的裘錫圭老師  
陳斯鵬
- 037 李天命的哲思與詩意人生  
彥火
- 043 挑燈看劍：詞家有道盧國沾  
朱耀偉



## 學思隨筆

- 048 啟蒙的未竟之路：公共史學如何建構民眾史觀？  
(下) 王笛
- 057 「大老爺」為何如此辦案：《杜鳳治日記》點註札  
記之二 邱捷
- 062 我獨愛吾貓：清人黃漢的完整貓譜  
潘銘基

## 專欄

- 066 舊書今讀 | 魯凡之(下)：論神州與香港問題  
蔡思行
- 070 香港文學小史 | 輔仁文社：香港第一個「文社」  
馮偉才
- 074 東瀛書話 | 藏書家的歡與愁  
孫海玉

## 華文風采

- 079 加勒比海吹來的華文風：論劉廣元《界河悠悠》  
劉俊

## 共讀雙城

- 084 秘密大營救  
劉智鵬 劉蜀永 嚴柔媛

## 出版內外

- 091 由中英誤譯說起：並懷念鄭子瑜先生  
陳萬雄

## 走讀地方

- 094 深讀波斯  
麥文彪
- 101 劍橋：改變世界的大學  
駱慧瑛

## 書評

- 106 英國對香港的文化想像  
李祖喬
- 111 甲子耕耘，終成《通論》：黃維樑的香港文學研究  
究志業 黃嗣朝
- 115 舊的隱喻失效後：《剎海》讀後  
丁天然
- 120 直面「日本帝國」的實相  
寶新光

## 閱讀前線

- 124 24 本書，24 個閱讀理由



裘錫圭 (1935-2025)

著名古文字學家、古文獻學家、歷史學家，曾參與整理銀雀山漢墓竹簡、雲夢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等出土文獻。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2000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在甲骨學、金文、戰國文字、簡牘、帛書等方面深有造詣，被譽為「當代中國古文字學研究第一人」。著有《文字學概要》及《古文字論集》等文集。2012年5月以前撰寫的學術論文被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六卷)。

◎ 陳斯鵬

# 懷念敬愛的 裘錫圭老師

1996年秋天，剛進中山大學中文系唸書，我到陳偉武老師家裏請教學習古文字學的門徑，陳老師說：「入門路子一定要正，要先用好的學科理論武裝頭腦，最好能認真研讀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概要》。」這是我第一次聽說裘錫圭先生的名字。陳老師還把他自己收藏的那一本借給我。雖然不少地方難免燒腦，但我還是似懂非懂地讀下來，有一種餓兒暴飽般的滿足感。過段時間，我到曾憲通老師家裏



《文字學概要》(修訂版)，裘錫圭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

請教，他微笑著問我：「聽說你已經在讀裘先生的書了，能夠讀懂嗎？」我大概講了一下讀書體會，曾老師點點頭說：「嗯，能讀懂這本書，就可以真正學古文字了！」這是我學古文字的入門第一步，至關重要。而裘先生自然成為我心中最為佩服的當代古文字學者，先生的所有著作都成為我的必讀之作。

2003年10月，我有幸隨曾、陳兩位導師赴香港中文大學參加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兩位導師希望我在中大完成博士學業後，能到北大跟裘先生做博士後，提升學術水平後再回校服務。所以，在會間的一個晚上，他們帶我到裘先生的房間拜訪，並表達了這個願望。裘先

生表示，因為北大博士後名額極少，而自己之前已帶過兩位，到時候能否再爭取到名額並無把握，所以不能明確答應。我能夠感受得到他的嚴謹與真誠，同時也意識到應該還是有機會的，我默默提醒自己，一定不要放棄爭取成為先生的學生的努力。

大概在2004年的四五月，我整理出幾篇自己最滿意的習作，斗膽寄呈先生請教，並再次表達從學的願望。先生於5月13日回信，內容如下：

斯鵬先生：

來信及大作已奉到，十分感謝。

最近忙於「郭店簡研究」項目結項工作，極為忙亂，待稍空，當逐篇拜讀大作。您指出『遺』之所從非後來的『貴』字，很有道理，推行△當讀「使」之說，也有道理。

北大中文系博士後名額很難爭取，而且目前有一些情況使我難於向系裏提出此事，以後見面再作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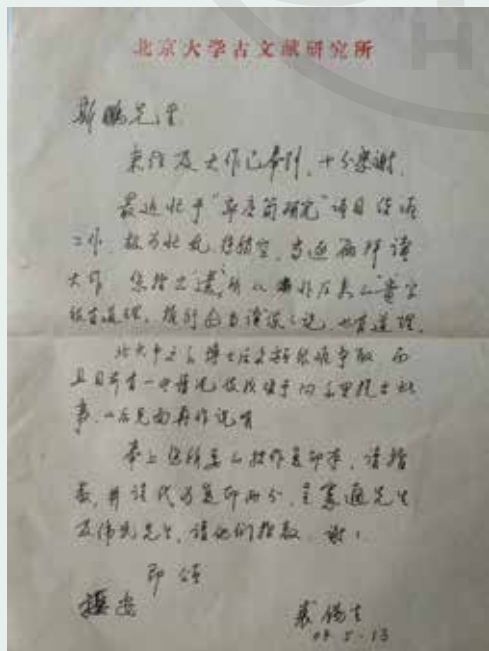
奉上您所要的拙作複印本，請指教，並請代為複印兩分（原文如此），呈憲通先生及偉武先生，請他們指教。謝謝。

即頌

撰安

裘錫圭

04.5.13



裘錫圭教授致筆者的信函

對我一個前來求教拜師的後輩初學，先生的措辭十分客氣，完全沒有一點學術權威居高臨下或拒人門外的姿態。先生還對我兩篇習作中的觀點加以肯定，這給了我極大的鼓勵。先生寄給我複印本的，是發表在《李珍華紀念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上的〈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一文。我當時正在準備我的博士論文〈戰國簡帛文學文獻考論〉，其中有一個關於神話傳說的專題，需要參考，而一時找不到書，去信中順便提及，先生即予寄賜，對我是及時的幫助。

先生這封信可以說使我亦喜亦憂，喜的是先生對我的專業水準是大體肯定的，憂的是從學的希望似更渺茫，令人不無沮喪。信中所說的「一些情況」，當時並不了解，後來才得知，應與先生面臨退休以及打算南下復旦有關。

2005年初，我接到裘先生的電話，說他們已準備調往復旦並成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到那邊招收博士後應該沒有問題，問我是否願意去。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天大的喜訊，連忙稱謝。做裘先生的學生，應該是許多有志於古文字學的青年夢寐以求的事，但畢竟只有少數人能夠得到這樣的機會，我是何等的幸運！

## 二

2005年6月，我在中山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並爭取到留校的職位。當時，中大已開始實行原則上不留本校博士的政策。由於裘先生的學術影響力，我已取得跟隨他做博士後資格此一條件，實際上成為順利留校的一個加分項。所以，在正式拜入師門之前，我的事業已經無形中沾受裘先生的嘉惠了。

9月初，我來到復旦大學報到，正式拜入裘先生門下，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稱一聲「老師」了。我在站前後僅近三年，而且因為是以在職的身份派出的，不少時候還需要回廣州兼顧中大的工作，實際在裘老師身邊學習的時間更加有限。但此期間所受裘老師的教誨和幫助，讓我獲益無窮，永不能忘！

裘老師教導學生，素以嚴格甚至嚴厲著稱，對此我早有耳聞，但入門之後才有了真切的體會。記得第一個學期，我寫了幾篇急就短文，就古文字資料中一些疑難字提出自己的考釋意見，急著拿去裘老師書房請教。雖然意見不成熟，但又自我感覺有些道理，內心希望能得到老師的肯定，但卻有好幾次被老師狠狠地批評了。從文獻基礎、論證思路到具體寫作，老師都毫不客氣地給我指出大大小小的各種錯誤和不足，一開始真讓我羞愧難當，

也頗不適應。有一次，老師批評我習作中存在一個語法問題，理由是古書中難見類似的句式表達，我因為讀古書的功底不足，一時不能領會他的意思，竟還辯解了幾句，惹得他生氣，越說越激動，手也隨著快速比劃著，差點把書桌上的水杯打翻了。嚇得我不敢作聲，窘迫不已。這一幕恰好被沈培老師撞見了。當天晚上，沈老師專門寫了一封電子郵件來開導我，信中說：「在裘老師的學生中，我是被罵最多的一個，常常被罵得狗血噴頭，汗流浹背，甚至絕望透頂。不過，被罵得多了，自然也就習慣了——因為熟悉了裘老師的脾氣，知道他只是就事論事，絕無故意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的用意，因而也就心境坦然了。由於天性愚鈍，我雖然被罵了多次，至今進步不大。我想，你的天資比我高得多，你已經做出了那麼多的成績，實在是你同齡人當中的驕子。裘老師對你的要求要比一般人高，他說話毫不留情，你已經領教了。你不必因此而揹包袱，根據我的經驗，裘老師絕不會因為看到了你的錯誤就否定你的能力。」讀了沈老師的信，我的心情馬上好起來了。此後向裘老師請教的過程中，我就逐漸適應了他的教導風格，也完全證實了沈老師所說的，裘老師都是就事論事，他就是容不得學術上的半點瑕疵，他如此嚴格地要求自己，同時也這樣要求自己的學生，這實際上是對

學生一種根本上的愛護。有一回，裘老師還特地就之前他在信中表揚過的我那兩篇習作，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批評，這讓我體會到，他是真真正正把我當學生了。

雖然挨批評的時候居多，但偶有可取之說，裘老師則給我以實在的鼓勵。記得《文物》2005年第9期上發表李學勤先生的文章，公佈並考釋了保利藝術館新入藏的榮仲方鼎銘文，我讀後覺得其中有些問題，比如李先生釋「庸」的字跟明確的「庸」差距較大，而跟榮簋的「瓚」字相似，應是「瓚」字比較簡省的一種寫法。有一次跟裘老師偶然提起，他連連點頭說：「對對，我看到了，也覺得是『瓚』字。這個問題你可以寫一寫。」稍後，沈培、陳劍兩位老師到來，他們也認為應釋為「瓚」。這讓我受到鼓舞，但又覺得問題相對簡單，大家應該都不難看出來的，也就沒把這事放在心上。沒想到過了幾天，裘老師專門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剛剛看到最近的《文物報》上有李朝遠和王佔奎兩位先生討論榮仲方鼎的文章，都還未釋出「瓚」字，叫我盡快把這個意見寫出來，可以寄給《文物報》。而且提醒我不必扯太遠，只把最確定的一點講清楚就行。後來因為了解到方稚松先生已有文章討論「瓚」及相關諸字，沈培老師也為相關問題的討論做了大量的資料準備，我就沒有動筆了，但裘老師的一片好意，讓

我深深感動。

博士後階段，我所受到的最大教益，當然是裘老師對我的研究報告的全程悉心指導。到上海的第二天，我第一次到師宅謁見，裘老師即跟我談起選題問題，他說研究中心正準備開展「上博簡字詞全編」的集體項目，希望我結合項目做上博簡字詞關係研究或者選上博簡中若干篇做深度整理。我感覺單做上博簡似乎範圍窄了點，後來跟老師進一步商量，確定了做楚系簡帛字詞關係的研究。漢語字詞關係史可以說是漢字發展史最核心的內容，但長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都相當薄弱。裘老師在其名著《文字學概要》中，率先對此方面的問題加以專門探討，但針對歷代語料作專書、斷代或分域的字詞關係基礎性研究，在當時則尚未真正開展。所以，裘老師實際上是引導我去開闢一個重要的新領域，這對我後來的學術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因為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如何構建起一個新的研究框架，就頗費思考。2005年10月份作開題報告的時候，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還不到位。會上，我陳述過後，未等其他評委提問，裘老師就先發言：「你有些地方沒有交代明白。」然後很認真地做了若干補充。大家聽了都會心一笑。於是，我默默提醒自己，這個課題不僅代表我，而且還代表裘老師，一定要下功夫做好它，不然真對不起老師。接下

來的整個研究過程，都是在裘老師嚴格而細緻的指導下進行的。老師對工作進度也十分重視，平時經常提醒我要「趕前不趕後」，要集中精力做好這一件事，別分散時間去寫一些不重要或不能確定的小文章。很慚愧，我對時間還是把握得不夠好，結果工作不得不延期。但可以肯定的是，研究報告是實實在在用心寫出來的。當裘老師審閱過報告全文之後，對我說「總體寫得很不錯」的時候，我知道終於沒有讓他失望，真是如釋重負。當然，這裏頭飽含老師的心血。

臨出站時，有幾件事情我印象特別深刻，很值得記下來。

按規定，合作導師需要為出站博士後出具一份工作鑒定。為了節省裘老師的時間，在徵得他同意之後，我代擬了初稿，然後拿給他過目審定。裘老師仔細看後，別的沒意見，但指出一點：「『順利完成研究任務』中『順利』兩個字應該去掉。你畢竟延期了，說『順利』不符合事實。」我馬上照改，但心裏暗自笑道：老師真是一點點問題都不能放過啊！

當年復旦有個政策，博士後研究人員出站前可以申報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由建站單位組織專家評審認定，以作為用人單位聘任時的參考。我的評審結論是「達到教授的任職要求」。裘老師為了我回原單位後能有較好的發展，專門給我單

位領導寫了一封信，介紹了復旦方面的評審結論，並希望領導能跟學校人事部門溝通，考慮我的職稱聘任問題。裘老師從來不為自己的事情求人，但為了學生，他卻甘願有所變通。每念及此，不能不令我既感且愧！

啟程南歸之際，我去向裘老師道別，想請老師寫一兩句教誨的話，好懸諸書房，時時警醒。老師沒有答應，他說：「第一，我不練字，字寫不好。第二，我平時跟你們說的話不少，如果你覺得有些話有道理，與其掛在牆上，不如記在心上。」我謹諾諾。在此後的日子裏，我時時會在腦海裏重溫老師日常的教言，常溫常新。

### 三

離開復旦後，與裘老師見面的機會就不多了，只能在出差到上海時，順便去看望老師，匯報近況，或者偶爾致電或寫信問候和請教。但老師一直十分關心我的工作，並繼續給我以諸多教導和幫助。

2009年，我開始著手編著《新見金文字編》，跟裘老師報告後，他認為這是一項值得做的事情，並先後數次關心工作的進度，敦促我盡快完成。我當時在金文研究方面積累尚淺，老師的肯定和鼓勵，大大增進了我的信心。

2010年，我在博士後工作報告基礎上修改完成的書稿《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申報首批「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裘老師欣然寫了推薦意見。後來，裘老師還推薦該書參評「羅常培語言學獎」等學術獎項。這些榮譽的獲得，無疑都與老師的大力支持分不開。

2011年8月，一拿到《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樣書，我馬上給裘老師快遞一本，順便也附上我剛發表在《考古》上的〈巴東縣張家墳墓群M1「元和四年刻石」考釋〉一文的抽印本。兩天後就接到裘老師的電話，他說〈考釋〉「寫得很好」。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他用「很好」二字來評價我的作品，內心相當激動。裘老師接著提了兩點具體意見：一是該刻石中「孔子事禮」一句，我懷疑存在另一可能，即「禮」為「祖」之訛，他認為釋「禮」應該可以確定，不必另尋他解；二是銘文在講修冢耗資二萬五千錢之後，又折錢為米說「當此之米二百」，再接言所在里「適有卅家」，更言修冢者家有「食口六人」，如此不厭其煩的表述，意圖何在，應該有所解釋。他認為銘文意在讓後人可據以換算此費用相當於全家或全里多長時間的口糧，從而對修冢費用有更明確可感的概念。裘老師這兩個意見都是很有見地的，謹記於此。

2017年10月，「出土文獻與傳世典

籍的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復旦召開，我於會前一日抵達上海，想去裘老師家裏請安，先打電話聯繫，師母接的電話，她說：「老裘還在趕參會論文呢，你就別過來了，明天會場上見吧。」第二天聽師母講，老師昨晚寫到半夜才結束。我想起以前他曾不止一次地提醒研究中心的年輕人不要熬夜，沒想到他自己也不能完全做到。畢竟是八十開外的年紀了，還如此用功，真是既令人佩服，又難免令人心疼。我在會上宣讀了題為〈從《楚辭》「不豫」說到《詩》《書》的「無斃」「無射」〉的論文，將《楚辭》「不豫」和《詩》《書》「無斃」、「無射」之「豫」、「斃」、「射」讀為捨棄之「捨」，從而與古訓「厭」相溝通，並將古文字中相應的「臭」字釋為「射」之異體，引起了一些討論。中場休息時，我走到裘老師身邊問好，並請他批評我的論文，他略作沉吟，說：「對待時代較早的訓詁材料，要特別謹慎，不輕易否定……」未等他具體說開，一旁的師母急忙打斷：「老裘，先別說了，你昨晚那麼晚，現在趕緊休息一下！」裘老師也急了：「就站在這兒說兩句，有什麼關係！」我這才意識到這個時候請教問題不合適，連忙跟師母道歉告退。之後，我也沒有機會聽取裘老師對這個問題的詳細意見了，而我那篇論文竟也一放八九年，至今尚未寫定，走筆至此，不禁唏噓。

此次匆匆一面之後，我與裘老師的聯繫愈來愈少了。節假日打過幾次電話，師母擔心老師費神，都沒讓他直接通話。考慮到老師的年齡和健康狀況，怕打擾到他們，漸漸地電話也不敢打了。只能時不時向研究中心的師友們間接了解老師的情況，知道老師雖曾得過病，視力也極度下降，但是身體總體平穩，仍能在助手協助下進行研究和寫作，稍慰遠念。同時，我還不斷能從刊物上讀到裘老師新發表的文章，有些還是長文，暗暗慶幸和讚嘆老師學術生命力之強盛。在裘老師的新作〈大豐（禮）簋銘新釋〉（《中華文史論叢》2023年第2期）中，我還發現他引用了我近年釋「𠄎」為「潛」字表意初文的觀點，並加以肯定，可見裘老師一直在關心著我的研究。

#### 四

2022年4月26日晚上，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中出現了三位長輩：父親、曾老師和裘老師。但父親和曾老師形象均較模糊而無情節，唯裘老師則甚清晰。大概是參加某個活動結束，我單獨陪裘老師走路，幫他拎著袋子。走到巷子的轉彎處，見地上有一小窪水，他停下來在水窪裏洗腳（腳著涼鞋），我看那水渾濁帶黃綠色，趕緊把他拉開來，但他的褲腳已沾

到污水了。旁邊可見有一豬圈，污水應該是沖洗豬圈而流出來的。剛好牆角還有一個水龍頭，我牽著老師走過去，用清水沖了一下腳，然後繼續走路。老師突然拍著腦袋說：「我現在晚上頭經常會疼。」我急哭了說：「您不要自己寫文章了呀！有什麼想法和材料，交給中心年輕的朋友，請他們幫忙整理出來就行了！」內心想著，也可以吩咐我做，但忍住沒有說。然後就驚醒了。

自從做了這個夢，我有個越來越強烈的心願：一定要想辦法去看一次裘老師。

2024年8月下旬，中心舉辦古文字書法藝術培訓班，主任劉釗老師約我去講半天課，我即提出想趁機去探望裘老師的願望，得到劉老師的支持。其時裘老師已住進養老院，探視愈不方便，多虧劉老師幫忙聯繫安排，定好28日上午前往。

我27日到上海，入住復宣酒店。第二天一早，中心的楊菲菲老師來陪往浦東泰康養老院。車上，楊老師為我介紹裘老師的近況，說五六月份因腸梗阻並引發食物噎入肺部導致感染，幾乎危殆，但老人意志極強，硬挺過來了；住了一兩個月醫院，剛剛出院不久。到了養老院，楊老師帶我上到五樓裘老師的房間。進門時，裘老師正在保姆引領下洗手，然後推著助行器，慢慢移步至客廳中間專用的藤椅坐下。除了雙目幾乎完全失明、行走不很便

利之外，氣色精神都很不錯，也沒有特別消瘦，感覺跟七年前的樣子沒有多大差別，很難想像是患過重病並經歷幾次手術，最近又剛大病一場的狀態。可見，老人家生命精神之堅韌與強大確實超乎尋常！所以，我的第一感受不是傷感，而是欣慰。老師坐下後，左右轉頭，親切地說：「斯鵬、菲菲，你們也坐下來。」我緊握著他的手，在緊挨著他右邊的沙發上坐下，注視著他的臉。他的雙眼自然是迷茫的，神情卻異常的平靜溫和，已經沒有一絲絲我腦海中當年那位嚴師的影子了，完完全全就是一位年邁、慈祥的老父親的模樣。不自覺地，我的眼眶濕潤起來。他先主動問起曾憲通老師、陳偉武老師，要我轉達問候。我說最近幾年因為種種原因，基本不出遠門參加會議，他說：「現在多數的會其實也沒什麼意思。」我簡要匯報了自己這些年研究和教學上的情況，他說：「嗯，還是做了不少工作。」他對《新見金文字編》的增訂本特別關心，詳



2024年筆者探望裘錫圭教授

細地問了具體的情況。聽我介紹後，他說：「2019年以後又有5年了，等書印出來，材料又更落後了，那還要繼續補才行。」我說：「是是，那只能等下一版了。」因無意間有個話題牽及，老師突然用一絲自嘲的語氣說道：「像我沒有小孩在身邊，老了只能住養老了。」我趁勢問：「那您有沒有後悔當年讓小孩出國啊？」他略頓了頓，很平和地說：「現在也沒有什麼好後悔的。」又頓了頓說：「美國是一個很壞的國家，已經成了全世界的敵人。但是他現在也是回不來了。」談話間，他還一心念著工作，說：「前段時間是暑假休息，假期馬上結束了，9月1號就得開始正常工作了。」還特別跟楊老師吩咐安排助手小汪（裘老師新招的博士生）工作諸事宜。在半個小時的探視過程中，我看到九十高齡的裘老師精神狀態不錯，思維清晰，語言連貫，記憶未見衰退，對學術研究仍充滿熱情，對外面的世界也不無關注。從養老院走出來，我的心情是偏於樂觀積極的。

2025年3月底，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舉行了盛大的二十週年慶典。前來參會的各路人馬紛紛利用這個機會到養老院去看裘老師，我怕增加老人的負擔，沒有要求同去。慶典活動上播放了裘老師的視頻發言，幾乎是一字一頓，非常吃力，人也蒼老了許多。視頻錄製於

1月20日，沒想到短短不到半年，變化竟然如此之大！在會場熱烈的掌聲中，我猛地一陣心酸。返回廣州的火車上，我有一種想寫首詩的衝動，但只寫下一句「師老我心憂」，就無法寫下去了。望著窗外，景物模糊。

5月8日，噩耗傳來，雖有預感，依然哀痛。三天後，我寫下一副輓聯，寄託哀思，遙奠我敬愛的裘老師：

絕學共推泰斗，立德立言，四海尊範式，先生足稱不朽；

大師未棄櫟樗，亦溫亦厲，三冬立門牆，小子懼辱所承。

陳斯鵬

1977年生，廣東澄海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